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九五七次会议

2017年6月6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莫拉莱斯·艾玛先生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中国	刘结一先生
	埃及	阿布拉塔先生
	埃塞俄比亚	阿莱穆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意大利	维洛女士
	日本	别所先生
	哈萨克斯坦	阿希克巴耶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塞内加尔	盖耶先生
	瑞典	洛文女士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莱因先生
	乌拉圭	罗塞利先生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预防性外交和跨界水资源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7-15800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05分开会。

就最近恐怖袭击事件表示慰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愿借此机会向最近恐怖袭击事件所有受害者的家属、政府和国家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预防性外交和跨界水资源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各位部长及其他代表出席今天的会议。他们的与会证明讨论中问题的重要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秘书长发言。

秘书长（以西班牙语发言）：水、和平与安全紧密相联。鉴于到本世纪中叶淡水需求量预计将增长40%以上，而且气候变化也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缺水是一个令人越来越关切的问题。

到2050年，每四人中至少有一人将生活在一个长期或一再缺乏淡水的国家。所有区域都已出现供水紧张状况。若不有效管理我们的水资源，我们就有可能看到社区间和部族间争端加剧，甚至是国家间紧张加剧。

联合国有四分之三会员国与邻国共有湖泊或江河流域。尼罗河、印度河、恒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湄公河等大河流域，为周围社区的经济、贸易、文化和生计提供生命线。总体来说，有270多个共有大河流域充当世界约40%人口的主要淡水来源。正因为如此，各国必须合作，确保均衡分享和可持续利用水资源。

实际上，水资源已证明是各国、甚至是那些关系并不融洽的国家相互合作的催化剂。单在二十世

纪下半叶，就签订了287项国际水资源协议。例如，在南美洲，的的喀喀湖作为该大陆最大淡水湖，长期以来一直是玻利维亚与秘鲁之间合作的发源地。印度政府与巴基斯坦政府1960年签署的《印度河水域条约》经历了两国之间的三场战争，至今仍得以维持。从我本人的经历来说，我在担任葡萄牙总理期间所商定的《阿尔布费拉公约》仍在继续推动葡萄牙与西班牙在水管理问题上的良好关系。

（以英语发言）

我谨简要谈谈对于该协议的看法。在我前任任期内，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政府的讨论进行得极为困难，只要感觉有可能达成协议，就会在两国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引发对于政府是否背叛了本国重大利益的疑问。我成为总理以及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成为西班牙首相时，我们都认定，我们的共同利益远比拟定条约过程中的困难更为重要。因此，双方派出了小型团队，得以迅速达成我们双方都认为是合理妥协的协议——这个解决方案对两国来说都不完美，但却是一项合理的折中。

直到最后一刻，喧嚣都在继续，媒体都在激烈地讨论该问题，但能够证明政治意愿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签署了协议，而且从那时起，讨论就完全停止了。两国之间相处得非常好，带来了巨大好处，也即共同管理水域——比如说，使洪灾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得以远远小于过去。只要有去做的政治意愿，看上去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就会变得容易，而只要有去做的政治意愿，就没有人付出代价。相反，所有人都获得了好处。我认为这是世界其它很多地方可以借鉴的教训，那里的人们害怕作出更多的努力，与邻国或伙伴达成协议。

在欧洲其它地方，《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自1992年以来促进了合作和解决冲突。从去年3月起，该《公约》已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放，从而得以为处理跨界水道问题的预防外交建立全球框架。

联合国积极推动将调解和对话作为预防和解决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争端的有效工具。比如说，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正与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等伙伴密切合作，建设水外交能力，并使关于管理跨界水资源的区域法律框架符合当今需要。我期待今后访问咸海。我将在那里与中亚所有五国政府讨论联合国如何支持调解工作，预防和解决中亚等地水问题引发的本国和跨界争端。只要需要，我们就愿意开展预防外交，推动关于自然资源等问题的对话与调解。

去年，前任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银行行长召开了水问题高级别小组会议，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倡导采取全面、包容及合作方式，发展和管理水资源以及改进供水和环卫相关服务。

联合国也发布了载有水外交领域实际战略和最佳做法的指南。我们在努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之际，将扩大这些举措。我赞扬举行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强调水是而且仍然应当是合作而非冲突的理由。让我们承诺致力于水安全，确保各国和各国民众的持久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要以玻利维亚多民族国总统身份发言。

我谨感谢秘书长参加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安理会负有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努力架设桥梁而不是障碍，促进民众对话和外交，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从而造福于生命。

我对主持本次会议感到荣幸。我谨谈谈对于影响到生命、所有人福祉以及我们地球母亲的平衡和生存的一个问题的一些看法。我指的是水。这个议题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影响。我们的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人类大家庭和生命正遭受水危机，而这场危机在今后几十年中将加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到2050年时，全球将有

大约100亿人口，这将要求粮食需求增加5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同样到2050年时，水需求量将会增长54%。如果消费模式持续不变，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到2025年将面临缺水现象。

情况非常严峻。8 000多万人用不上饮用水，2 500多万人无法获取基本环卫服务。联合国称，每天都有800至1 000名五岁以下儿童死于无法获取饮用水和环卫服务所造成的疾病。自1947年以来，国家之间爆发的37起冲突是水相关问题造成的，知道这一点也会发人深省。

我谨感谢联合国，并强调它正在通过其下属各个机构在处理该问题方面发挥作用。该问题仍是人类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在这方面，《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深了我们对于以下问题的认识，即需要让人人都能享有对于全人类平等的供水和环卫服务。

此外，各国义务以负责任和综合的方式，按照合作原则管理各级水资源，包括跨界水源。2010年，我曾代表我国提议大会宣布用水权是一项人权，以便促进其执行以及逐步确保其获得全球承认和执行。2010年7月，大会在第六十四届会议上通过第64/292号决议，确认饮用水和基本卫生为一项人权，对于充分享受生活和享有所有其它权利必不可少。在这方面，我们继续提出各项建议，以便各种基本服务最终均被宣布为人权。

与石油等可找到备选的其它资源不同，清洁水没有替代物。没有水就没有生命。现在，70亿人使用着同一个水源——这是一种我们必须审慎使用的有限、脆弱而且稀缺的资源。我来自一个乡村地区生活着许多土著人民的国家。我国人民始终认为，水是生活之源，是属于所有人而非具体某类人的公益物。它是地球母亲提供的一种养料，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

就水而言，我们各族人民和族群在殖民时代和更近期的共和时代曾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对于如何使用水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这影响了我们享有

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社会与文化物品，水的根本价值及其与我们自身认同之间的关系被忽视。在我国的新自由主义阶段——我是充满诚意这样说的——由于更多地强调利润，饮用水供给被私有化。城市日益增加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成本提高，导致人们抗议要求恢复国家对水的控制。在此背景下，玻利维亚人民在2009年的新《宪法》中商定，自然资源是战略资源，并且属于公众。它们受人民直接、不可分割以及不可篡改的控制。我们还规定，水是一种根本权利，对于生活至关重要；它是使人类得以与地球母亲和谐共存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

我们面临一场复杂的水危机，它导致出现传统水务管理政策与模式难以处理的各种新挑战，例如：水被认为是一种人权、而非私人业务或商品这一事实。它挑战了水受到市场状况——它们侧重于水的使用，而非其免费获得与普世共享性——制约的逻辑；急需查明把水用于关键用途的优先事项，并专门指定更多资金用于水和基本卫生方面的基础设施，以弥补全球水务项目资金的不足。从其对人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其诸多用途、保护环境以及尊重各族群文化价值观来说，这与高额的军费开支形成鲜明对比。

同样，我们必须指出，世界上最重要水库中的绝大多数目前使用过度，并面临污染的危险。两个或更多国家分享淡水的比例很高，然而就水的源头、所有权或者使用而言，却并非总签有协定，由此导致冲突，而这些冲突应或多或少成为有效合作的机遇。据联合国称，世界上有276个跨界水域——60个在非洲，68个在欧洲，46个在北美洲，还有38个在南美洲。这些水域中的256个即92.7%由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国家共享。这些水域中的20个即7.2%由五个或更多国家共享。水把我们大家紧密联系起来。传统的水管理政策是气候变化所造成影响的结果，暴露出引发地方、区域以及全球新紧张局势并且危及各国和平与安全的危机。这些显然是重要的，因为安全理事会已经多次处理过该议题的复

杂性。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国际水务法的发展鼓励找到并采纳新的做法，以期推动更有效的水管理。水务冲突可随之通过继续开展有关跨界水务的有效预防外交而得到解决。1947年以来，已商定三百项水务方面的国际公约。

正如秘书长提到的那样，成立联合国是为了防止战争。近来资源竞争的激化意味着侧重点在于防止冲突和保持和平。我们面临的水危机是对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最严重的威胁之一。联合国各机关必须基于其各自的授权加倍努力，以便我们能够一道努力消除这种威胁。在这方面，我愿与安理会分享几点意见，今天和未来的辩论会无疑将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

第一，水对于维持所有人类与生物的生命和保持地球母亲的平衡必不可少。水是一种共有而脆弱的普世遗产。

第二，淡水是有限的，而且无法替代。为此，所有淡水水源必须得到保护，保障其免遭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影响，避免其被过度用于那些并非必不可少的活动。

第三，可用的淡水位于国际共享地区。其使用必须为推动各族人民协作、互动以及和谐的机会铺平道路，而非因其源头、所有权或者使用引发冲突。水危及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它绝不能成为国内或国际冲突的起因。

第四，水必须把各国、社区、民族、社会运动以及个人凝聚在一起，以便它们能够分享关切与知识，达成共识，并且制订更有效的协作式水管理政策。

第五，水激励了国际法新文书的发展，这些文书涵盖了有关水的使用、保护、合作努力以及分享信息与技术等方面的原则，并且侧重于把水用于关键用途，所有这些理应得到各国的充分关注。

第六，水应该启迪一种新的全球意识，从而为了子孙后代保护和养护这些资源，同时确保人人可获取水，并且力求避免冲突。

第七，各国应考虑签署治理协议，这些协议要强调跨界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并且规定建立确保合理使用水资源的制度化机制。

第八，各国应积极和长期互相合作。它们应就使用跨界水资源造成的任何重大变化提供及时信息。

第九，各国应避免采取威胁或影响与之共享跨界水资源的其它国家的权利的单方面措施。

最后，正如《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那样，各国应通过谈判、调查、调解、和解、仲裁、司法解决、诉诸区域安排和组织以及斡旋等其它和平手段来寻求解决争端。在水流动的地方，和平也必须流动。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瑞典副首相兼国际发展合作与气候问题大臣发言。

Lövin女士（瑞典）（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在喀布尔和伦敦发生罪恶的懦夫般袭击之后，就所造成的生命损失表示我本人和瑞典政府和人民的慰问。我们首先向痛失亲人的家庭和正在恢复的伤员表示慰问。我们与英国和阿富汗人民一样感到震惊和愤怒，我向他们保证，此时此刻，瑞典和他们站在一起。

谈到今天讨论的议题，我谨感谢玻利维亚把预防性外交和跨界水资源问题列入议程。水是人类生命的根本基石之一。没有水，万物都无法生存。我也感谢秘书长作了有深入见解和发人深省的发言。他为我们强调了跨界水资源构成的挑战和机遇。他还强调指出，作为通过水管理来避免冲突和促进合作的工具，预防性外交至关重要。

今天的会议适逢另一个以水，特别是我们的海洋为重点的重要会议正在举行。瑞典很自豪与斐济

共同主持于昨天开幕的海洋大会。我们认为，这次大会可以转变局面，逆转海洋环境恶化的情况，造福人民，造福地球，带来繁荣。

我们讨论的议题很重要，很紧迫。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每天都感受到这些影响，尤其是那些依靠河流、湖泊、海洋来维持生命和生计的人。瑞典也存在这种关切。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地下水水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影响整个国家的水供应。当务之急是我们所有人应对这一挑战，提高我们的全球雄心，履行我们的全球责任。

瑞典坚定并完全致力于秘书长正在推动的预防议程，安理会今年1月讨论了这一议程（见S/PV.7857）。承诺采取更综合性的预防办法，这基于对各种互相关联的冲突驱动因素的认识。跨界水资源管理问题就是一个重要例子。很大一部分全球人口依靠共享水资源来用于家庭、农业和工业用途。社区之间管理共享水资源的方式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有深远影响。有鉴于其重要性，不足为奇的是，共享水资源也会成为紧张的源头，助长冲突，并且威胁和平。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有可能增加这种紧张。我引述秘书长的话：

“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威胁，也令从贫困到流离失所到冲突的许多其它威胁加剧数倍”。

因此，我们必须支持各国努力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作出有效决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对跨界水资源的影响。联合国需要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安全风险建立一个体制框架，这些风险已经在影响各个国家。这一框架将确保联合国具备必要技能来提供适当的风险评估，并且实施全面的气候变化影响风险管理战略。随着开展更有综合性的跨领域分析的能力加强，这些工作也将提供必要预警，支持安理会预防出现冲突的工作。今年3月通过的第2349（2017）号决议强调了这种需要。

改善水资源管理，从而确保水安全必须成为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头等大事。我们必须负责

任和可持续地管理我们的水资源。共享水资源问题可以也必须化作合作机遇。这样做能够帮助预防冲突，为边界两侧的所有社区带来积极成果。我们手中有许多工具来支持这一努力。

首先，有关水的国际法规定了关于预防和避免跨界伤害的重要原则，能够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奥胡斯公约》是确保公共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决策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土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承认，并在作出水资源相关决定时把这些权利考虑在内，包括进去。

第二，区域行动体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秘书长强调的那样，欧洲在管理共享水资源方面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建立了广泛的跨界水资源治理系统，包括总体性条约框架。欧洲联盟可以分享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瑞典也可以分享在开展水外交以造福所有国家方面努力积累的经验。斯德哥尔摩水资源研究所、教科文组织水合作国际中心和由瑞典主持的全球水事伙伴关系，在跨界水资源方面有丰富知识，并且积极参加水管理对话。

最后，我们应加强并深化我们的努力，围绕跨界水资源问题共同努力。必须把合作从管理共享资源扩大到提高水质量和保护环境领域。共享水资源方面的合作可以远远超出管理共享资源问题，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并且建立信任，进一步减少冲突风险。

无论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我们共享的水资源维系生命，并且支持我们的共同繁荣。但是，它们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凭一己之力应对。相反，我们必须跨越边界，作为伙伴来共同努力维系我们的共同未来，为每个人保护我们的星球。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内加尔渔业和海洋经济部长发言。

盖伊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首先指出，塞内加尔代表团非常荣幸和高兴地看到你亲自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你决

定召集这次会议专门讨论跨界水资源和预防性外交这一重要问题。这一决定使安理会得以在14个月内第三次审议水资源及其与和平的关系问题。此前，在2016年4月22日召开了“阿里亚办法”会议——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马基·萨勒卓有成效地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于2016年11月22日举行了由塞内加尔外交和海外侨民部长曼尼尔·恩迪亚耶先生主持的公开辩论会（见S / PV. 7818）。

这个机构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这一问题举行三次会议，而且会员国也日益关心此问题。这一事实证明——其实根本无需证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们还谨强调，我们两国——塞内加尔和玻利维亚——分别在去年和今天深思熟虑地决定，从预防的角度审议这一问题。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我感谢他的重要发言——已决定把预防列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内的绝对优先事项清单。

必须经常指出的是：水资源持续匮乏，加之在世界各地分布不均，这使我们没有任何不作为的余地。事实上，鉴于人口增长迅速、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令人担忧的全球变暖问题以及对水力投资的需求日益增加，在一个60%的水资源分布在9个国家的世界上，今天的供水问题空前紧迫。

此种可怕的情况需要使应对水资源问题的办法发生范式转变，以便采取预防措施，其基础是两大支柱：为确保获得水资源进行合作以及为解决各国之间的分歧开展调解活动。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目标已不再只是明确水与和平与安全的关系，或者明确我们需要防止与水有关的冲突这一事实，而应该是如何分享成功合作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我高兴地向安理会介绍塞内加尔河流域发展组织，这是跨界水资源联合管理领域的一个成功例子。鉴于20世纪70年代严重干旱造成的严重后果，塞内加尔、马里和毛里塔尼亚三国在休戚与共、分享、公平与和平的理想指引下，于1972年3月决定实施一个前瞻性构想，从而设立了

塞内加尔河流域发展组织，以取代塞内加尔河沿岸国家组织。

这三个创始国——几内亚共和国在2006年加入它们的行列——制定了众所周知的《水宪章》，它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水是一种稀有商品，也是有可能引发冲突的物品，因此必须根据其使用情况而不是在成员国之间分享，以便本着休戚与共的精神确保对该流域进行共同管理。

这种在使用者之间分享资源的做法所依据的是以下原则：有义务确保水资源得到均衡管理；公平合理利用河水；有义务保护环境；在发生冲突时有义务进行谈判；每个沿岸国都有义务在实施任何可能对供水产生影响的行动或项目之前通知其它沿岸国，或者相互告知有可能实施的未来某一项目。

这一构想非常具有前瞻性，因为《宪章》十分超前地确定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并赋予使用者代表、当地村镇、非政府组织和分散运作的管理委员会等方面在水资源问题常设委员会中的观察员地位。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塞内加尔河流域发展组织成员国确保沿岸社区能获得水资源，并使其能够投资于能源、农业和交通运输，同时促进该区域的睦邻关系。

在5月17日马基·萨勒总统获选主持今后两年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后，塞内加尔将以同样的精神担任塞内加尔河流域发展组织主席国。

萨勒总统打算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该组织现代化，在能源领域与河流的适航性方面实施新项目，并本着休戚与共的精神促进包容性合作，以确保塞内加尔河团结而不是分裂沿岸国家。

纵观历史，我们知道，河流一直是伟大文明的摇篮，如果我们希望水资源特别是跨界水资源继续在增进团结方面发挥作用，那么我们绝不应忽视这种历史性的作用。但是，尽管清楚与这一资源有关的各种地缘战略挑战，我们也不能排除未来在水资源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有鉴于此，安理会别无选择，只能诉诸预防。

因此，必须促进跨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这将有助于确保和平并使所有人受益。但是，国际社会必须为此凝聚加强其调解能力的政治意愿，特别是通过协助现有的合作框架，或在有需要时帮助建立新的合作框架。

现在更有必要再次指出，如全球水与和平问题高级别小组主席达尼洛·图尔克先生去年11月在安理会所强调的那样，263个国际水道中，只有84个设立了联合管理机构，而且其中不少效率低下。

因此，我们都有责任促进对合作形成补充的调解，特别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因为其四分之三的会员国与邻国分享水道。

我们还要欢迎秘书处特别是政治事务部所做的出色工作，并感谢他们对世界各地的调解努力提供宝贵支持。鉴于所有这些努力，我们愿借此机会请国际安全保障机构——安全理事会——认真审视跨界水资源问题，以加强其预防冲突的努力。毫无疑问，预防性外交的未来在于合作。鉴于现有安全挑战的多重性和相互关联性，我们应继续把预防性多边主义作为我们的座右铭。

这个信息正是塞内加尔关于水、和平与安全的倡议正在努力提倡的信息。它寻求表明，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各国可以帮助围绕这一战略资源进行合作，以取代争夺水资源的竞争，以此防止冲突和加强国际关系。

最后，我要重申，塞内加尔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继续努力防止与水有关的冲突，而且已经有人提出了有关建立一个水、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的想法，它无疑将会成为现实。

阿希克巴耶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人民和政府，对阿富汗和联合王国最近遭遇的致命袭击表示最诚挚的哀悼。我们也谨对受害者的家属表示同情，并祝愿受伤者迅速康复。

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玻利维亚多民族国总统、尊敬的埃沃·莫拉莱斯·艾玛先生阁下亲临纽约，并感谢他就预防性外交与跨境水域之间关系所作的颇有见地的发言。我们还感谢主席国玻利维亚的先见之明和主动行动，提请我们注意这一重要议题，它与秘书长关于预防性外交的优先目标是一致的。我国代表团谨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首先，跨界水争端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共有的水资源流经不同的国家。我国在竞选它目前在安全理事会占据的非常任席位时，将水安全定为其优先事项之一。如同武装冲突一样，与水有关的冲突需要我们早日采取行动和进行谈判。在这方面，我要提到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题为“哈萨克斯坦为实现安全、公正和繁荣世界而维持全球伙伴关系的概念构想”的施政报告。该演讲中提出了许多适用于避免与水有关的冲突的原则。历史证明，水资源与冲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水外交与发展可以挽救千百万人的生命。水是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关键部分，它驱动了所有其他对和平与繁荣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二，水对中亚区域的和平与进步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给予中亚的咸海问题和总体水管理问题的关注。我谨提醒安理会，咸海底部的面积约为600万公顷。每年，大约1亿吨盐浮上来并漂流到数百或上千公里以外。在这方面，我们随时准备就秘书长访问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地点之一的结果采取后续行动，这一灾害现今直接影响到3000多万人的生活，并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哈萨克斯坦从来没有把水安全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水资源管理在我们的议程上占据很高的位置。我们可能在中长期内严重缺水，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预计到2040年将短缺50%的水。我们正与中亚邻国一道进行与水有关的区域安排和跨界水资源管理。我们认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确保淡水资源不会受到气候变化、城市化、人口增长和污染的不利影响。

我们非常感谢国际合作伙伴，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伊斯兰开发银行和个别国家作出的努力，以协助中亚各国寻找有关本区域水安全的共同基础。我们也赞扬联合国中亚预防性外交区域中心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哈萨克斯坦已开始设立一个用于水项目的中亚投资基金，以共同资助水设施的建造和翻新。我们还提议设立一个水安全区域中心，并共同拟订和签署一项关于中亚水和环境安全的协定。

第三，水争端需要及早解决，因为水流经法律边界和政治边界，从而增加了潜在利益攸关方的数量和类别。跨越边界也意味着各行为体可以采取更激烈的速效替代办法，例如切断供水，而不是进行谈判。因此，我们的第三项建议是协调上游和下游利益攸关方之间可能会截然不同的利益。

第四，同样，必须平衡水的使用和有效管理的方法。水资源管理应成为讨论和和平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任其转化为敌对行动。我们还要求在获得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方面更加强调水数据和政策创新。

第五，水谈判必须以实质为重点，以较低的成本达成互利的协议和及时加以执行。它们必须是公平、自由、开放和包容性的。它们必须让妇女、青年和弱势群体参加。它们应该在相互承认和尊重的情况下进行，从而共同成功地解决问题。

第六，从小型社区和地方政府项目到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开展的复杂的区域和国际合作项目，跨界水域方面的合作应被当作各级水平上的有效的建立信任措施。

第七，邻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开发银行可以像在武装冲突中一样，协助解决水争端。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尊重和执行所有国家和国际法律框架以及关于国际水域的相互商定的安排，不论它们是双边的、区域的还是多边的安排。

第八，“联合国关于包括卫生的所有淡水相关问题机构间机制”需要加强其对会员国提供更有效指导的能力，而会员国必须执行水事问题高级别小组的建议。我们认为，需要加强全球水路线图和可持续发展目标6基金。应授权会员国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最后，哈萨克斯坦将努力建设一个水资源有保障的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和增强复原力，并支持国家行动和区域及全球合作，以改变世界看待水的方式和我们管理水的方式。

维洛女士（意大利）（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谨感谢主席国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召开今天的通报会，它将有助于增加对自然资源、气候和安全之间联系的关注。

（以英文发言）

我也谨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去年11月安理会关于水、和平与安全的第一次辩论（见S/PV.7818）强调指出，水资源短缺以及其他大趋势，如人口增长、快速而混乱的城市化和粮食无保障，可能是制造不稳定的因素和移民和冲突的驱动力。就像秘书长上星期在斯特恩商学院关于气候行动的讲话中所做的那样，他今天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事实。

我谨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及时执行《2030年议程》时，《巴黎协定》仍然是各国合作的基石。同时，跨界水合作是长期预防冲突的有力工具。我们认为今天的通报是特别及时的，因为目前正值秘书长重新关注获得意大利完全支持的预防性外交以及水问题对执行《2030年议程》和《维持和平议程》的关键影响之际。在这方面已明确建立了和平、安全、发展和人权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我愿提出三个要点。

第一，建立促进水务合作以及确保国际水道得到保护和维护的全球多边框架至关重要。我们有工具这样做。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的核心是预防。还请允许我回顾，《保护与使用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敲定的第一项水务公约——于去年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放，从而成为世界范围跨界水务合作的另一个有效工具。意大利作为这两项文书的缔约国，大力鼓励会员国批准和充分执行这些文书，因为这些文书是推动进一步制定关于水务合作的区域框架和公约的基本平台。国际淡水条约数据库列有400多项水务协议：它们是代替对抗的最有效惠益共享工具。

第二，欧洲在这一领域拥有长期经验。莱茵河航行中央委员会和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是历史上与水有关的多边框架首批例子中的两个。欧洲联盟在这一经验基础上再接再厉，一贯致力于促进世界其他区域的水务合作。

第三，我要强调指出，我国在多边和双边层面参与应对水务挑战。意大利作为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成员国和东道国，积极参与建立全球水资源匮乏问题框架，其目标是在单一综合框架下动员所有行为体处理水资源匮乏问题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层面，注重农业，并特别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此外，在该全球框架内，今年4月我们通过了《关于农业水资源匮乏问题的罗马声明》。除其他外，该声明强调水资源治理以及促进采取综合办法处理集水区问题的重要性。

在国家层面，意大利最近执行一项关于流域管理的新战略，目的是推广水资源管理和土壤保持综合办法。通过共同治理，公私利益攸关方齐心协力改进我们河流流域的维护工作，促进地方发展，创造经济机会，缓解水文风险。在共同法律框架内采取这种合作办法，对于防止与水资源有关的争端至关重要。此外，2016年，意大利增加了其发展援助。2017年，我们将使这一增幅增加一倍，2018年则将使之增加两倍。我们想确保这些资源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确保对能力建设产生影响，包括在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方面。

最后，关于乍得湖流域地区的第2349（2017）号决议确认气候变化和生态变化等因素对该地区稳定的不利影响，包括缺水，并强调各国政府和联合国需要制定有关这些因素的适当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战略。我们支持并签署了该决议，因为我们信奉国际合作、机构建设和伙伴关系。这方面的基准将使我们不仅能够实现与水资源有关的国际发展目标，例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此类目标，而且还能够消除冲突根源和避免国际对抗。

意大利仍然坚定参与这些旨在预防冲突与建设和平的努力。蕴育了生命和人类大家庭、促进了文明和启发了许多人创造思维的水，也能推动我们的行动，成为实现和平的手段。

别所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要向莫拉莱斯·艾马总统阁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感谢他就预防性外交和跨界水资源这一重要问题召开本次会议和亲自主持会议。这是一次极佳机会，藉以在去年塞内加尔担任主席期间举行的关于水、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会（见 S/PV.7818）基础上再接再厉。我还要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颇有见地的发言。

妥善与和平的水资源开发与管理对于实现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在日本，纵观其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历史，情况就是如此。在多数国家，情况想必也是如此。当若干国家共有河流、湖泊或含水层时，水资源管理就成为更大的挑战。不同国家、族群或社区争夺稀缺的水资源，往往导致发生冲突或使现有冲突旷日持久。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环境污染等外部因素可能给水资源增添进一步压力，从而加剧紧张状况。然而，在许多情况下，适当尊重他人需求，分享水资源，能使冤家对头走到一起，实现和平与繁荣。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开展合作和预防性外交的机会。各利益攸关方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能够成为建立信任措施的一部分，而且能够防止冲突。

国际社会能够通过促成关于跨界水资源问题的对话以及向水资源管理项目提供援助，为建立信任

作出贡献。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各国改善供水状况、发展水资源管理和治理能力以及应对与水资源有关的挑战，以促进稳定，缓和根深蒂固的紧张状况。日本是中亚各国在促进区域合作方面的自豪伙伴。

水资源是我们合作的许多方面之一。安倍首相2015年访问该区域时，与中亚五国各国领导人在双边层面协商认定，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安倍首相表示，日本打算与该区域各国合作，以便在该区域有效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水资源。例如，在塔吉克斯坦这个严重依赖水力发电的上游国家，日本推出一个提高水电利用效率的项目。在乌兹别克斯坦这个下游国家的中部，日本为改进灌溉系统提供援助，以更稳定的方式为农业供水，同时减少用于水泵的电力消费。日本认为改进上下游国家水资源管理可惠及这两类国家，从而不仅有助于区域可持续利用水资源，而且也有助于区域建立信任。

关于非洲，日本在苏丹帮助改进该国东部地区供水状况，并就综合性水资源管理制定政策建议，以便能够在数据基础上更系统地处理与水有关的挑战。

日本还在农业供水和能力建设、卫生和农村治理基础上采取多部门做法。考虑到水一直是达尔富尔等地区冲突起因之一，我们认为在发展和管理水资源方面提供援助会增强人们对于冲突后重建努力的信心并促成社会稳定。

冲突可以通过在各领域开展实际合作和建立信任来加以防止。我所提及的只是我国开展的此类合作的一些例子。当跨界水管理成为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时，寻求和平解决不用说具有重要意义。有关国家可借鉴今天介绍的其它国家的成功故事。日本将继续支持各国改进水资源管理和获取状况，因为这是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安全的基石。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贵国提议召开本次

重要会议。埃及认为，争夺有限资源特别是共有水资源会加剧爆发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气候变化造成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一些冲突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埃及曾在多个国际和区域论坛提及水资源匮乏问题。埃及只有一个淡水来源，那就是尼罗河。埃及97%的水资源来自尼罗河，而且完全依赖该河。埃及是降雨极少的北非干旱地带的一部分。埃及还缺水，每年用水量为1 020亿立方米，而源自传统资源的年度供水总量为588亿立方米。这包括埃及从尼罗河以及从降雨、洪水和地下水层获取的供水。埃及处于水贫困线之下，但人均年供水量已降至625立方米，而在人口到2025年达到1.2亿时，有可能进一步降至470立方米。

埃及认为水资源应当是合作、发展和保障水安全的工具。因此，我们与尼罗河流域兄弟国家一道，于1999年发起了《尼罗河流域倡议》，该倡议旨在增强该流域各国的合作，以便实现共同目标和利益。该倡议一直非常成功。埃及曾经暂停参与该倡议的活动，但我们现在希望巩固我们的成果，恢复其包容性。

值得指出的是，埃及认为应当基于尊重各国利益和符合国际法既定规则的稳妥原则成立尼罗河流域委员会。此类委员会应当毫无例外地包括尼罗河流域各国，以便实现希望的目标。然而，我们对框架协议不完整持有某些关切，其中包括协议确认协商一致原则遭到违反，正是这种情况令埃及自2010年以来暂停参与该倡议的技术活动。

埃及仍认为应当开展严肃的建设性对话，以恢复该倡议的包容性和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埃及欢迎穆塞韦尼总统的热情邀请，即于6月17日举行尼罗河流域国家首脑会议，来打破目前在此关键问题上所存在的僵局。

埃及认为合作是确定如何以最佳方式利用尼罗河的最好办法。此类合作可采取与尼罗河各国开展双边项目的形式，以便在不损害其它国家的前提下

利用水资源。在此基础上，埃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缔结了《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原则宣言》。

我们愿强调，各方应当充分遵守和执行该宣言规定。埃及认为，预防性外交对于使用下列工具来防止未来因共有水资源问题而发生冲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我们必须在共同沿岸国当中遵守“无害”和“事先通知”原则。有鉴于此，上游国家若在共有水道上开发项目，而未经严格论证表明可能给下游国家造成危害，亦未说明调整措施，即为公然违反这两项原则。。

第二，各国必须履行国际法——包括关于跨界水资源问题的双边和多边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各国必须避免在未与其它沿岸国家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在共有水道上开发项目。值得指出的是，根据法律规则以诚信精神开展协商将有利于各方，并将确保共有水道得到可持续利用。

第三，所有人都应当知道，就共有水资源采取任何单方面措施都不会使此项目产生理想的结果，反而会以各种方式损害到其它沿岸国利益，如造成可耕地减少、能源产量下降、环境退化加剧和水质变差，导致不宜供人使用。我们应该谨慎行事，大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防止这种问题国际化。如果发生冲突，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就很难避免出现上述情况。第四，我们应该避免用一种损害其它沿岸国家的方式来诠释公平和合理使用共有水资源的原则，如果某种使用方式损害其它沿岸国家、特别是下游国家的利益，威胁其稳定与安全，那么，这种使用方式怎能被称之为公平和合理？第五，其它非国家的国际行为体，特别是国际捐助方、银行以及建筑公司，应该遵守关于跨界水道上水设施的国际标准。这些设施不应在未事先征得所有沿岸国家、特别是下游国家的核准之前即进行融资或者修建，以避免争端，防止沿岸国家之间未来发生冲突。第六，应该交流国际上成功的共有水资源管理专长方面的信息。应该本着诚意采取一种综合的建

立信任做法，避免任何不仅有损下游国家、而且损害共有水道水文周期的单边措施。第七，联合国应在开发国际河流沿岸国的合作机制方面发挥更加明确的作用，加强能力建设以优化水的使用，并且努力防止与水有关的冲突。这包括增进对关于国际河流使用的国际法原则的了解，并加强对这些原则的遵守。

水可以促进、也可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需要予以更多关注，以便各种相关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处理。因此，埃及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当务之急是采取行动，达成一种成果，把我今天发言中提到的各项重要意见反映在内。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为拟定本次重要会议的成果文件启动磋商，这将为未来关于防止共有水资源可能引发冲突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或者辩论奠定基础。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高兴地看到由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

我们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近来，我们以令人羡慕的规律性在安全理事会这里听取了水务问题。我们同意：水资源的获取、可持续使用、恢复以及保护问题有着重要作用，因为水对于生命、人类和经济活动以及保持生态系统平衡具有永恒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与辩论是有价值的。我们重申，我们的理解是：现在到了从语言转入行动、采取可缓解国际社会对水的关切的具体措施的时候了。借鉴联合国内外各种专门机构的长期成果将是适当的，这些机构日复一日利用各种统计和分析数据以及同会员国互动的实际经验，以落实水资源领域顾及具体政治、地理以及其它因素的定向战略。

表面上看有许多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提高国家的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加强其水资源管理潜能，扩大财政与技术援助，同时铭记具体的需求与发展战略。所有这些适用于水管理的措

施均被列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主要执行方式。它们为各国就水资源问题进一步合作、同时保持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之间的平衡开拓了更多机遇。2018-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的宣布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的支持，它能够而且应该成为落实这些措施的平台与催化剂。

水资源管理方面的一个主要帮助来源是各种区域和国际法律文件与机制，例如《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乍得湖流域委员会、湄公河流域委员会等。我们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现有专门平台与机制的潜力被不合理地低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们看到，越来越频繁地试图把跨界水资源问题置于讨论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框架内，而非指导各国在各种专门组织内部做出双方均可接受的决定。这可导致按照自上而下的原则来监管水资源，还可损害有关国家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还回顾，与其它自然资源一样，水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

关于对水资源采取预防性外交的可能性，预防性外交在其存在的几十年间已被证明是减少因具体原因所致紧张、引导形势沿着作为替代的和平轨道发展的一种良好工具。预防性外交的主要的、也恰恰是使其如此有用的特点是，它的使用完全是响应当事国的请求，并且与该国的国家战略保持一致。这防止了任何自动援引该机制的做法，同时确保国家的主权及其防止冲突和消除后果的重要权利得到尊重。因此，任何企图以所谓的预防性协助为由的自作主张可能破坏预防性外交的核心设想，导致更多距离武装冲突仅一步之遥的国家失去对它的信任。

克莱因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本次关于安全与水的倡议，这是去年12月塞内加尔担任主席期间所召开会议的良好后续行动。

我也感谢秘书长富于见地的通报。

正如我们今天听到的那样，需求增加、污染泛滥以及水情不断变化促成了世界许多地区的供水无保障。水正日益成为移民、内乱以及国家崩溃的一个因素。跨界水问题尤其具有挑战性，但是世界各地也有处理该问题的成功模式，其中一个例子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以及斯洛文尼亚扩大在萨瓦河上的合作。

1999年东南欧稳定公约签署后不久，这些国家就开始共同努力，以改进对萨瓦河的联合管理。在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和外部伙伴的广泛支持之下，合作于2001年开始，最终于2005年建立了国际萨瓦河盆地委员会。这是在巴尔干战争结束之后最先制订的区域协议之一。这表明水确实有潜力来加强区域联系。这是一个共同的航运使用和保护项目，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并且促进了和平与安全。

美国对我们邻近地区的水问题持类似看法。正如我们在2016年11月关于水、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公开辩论会上所说（见S/PV.7818），一百多年来，美国与我们的邻国在水管理方面保持了密切关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从中受益。我国支持共有水资源合作，历史悠久。我们为共有水域伙伴关系提供捐助，这是略芬大臣提及的、由斯德哥尔摩水资源研究所管理的一个多捐助方小组。这一伙伴关系旨在全世界建立开展水合作的政治意愿，并且支持政府牵头努力解决困难的跨界水挑战。我们大力促请其它捐助国支持共有水域伙伴关系，鼓励有需要的国家利用这一伙伴关系，由此来支持它们在水问题上努力开展合作。

解决与水相关的争端没有标准办法，但是，我们的经验表明，通过预防性外交解决水问题有四个关键要素。第一个要素涉及增强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的能力，以便更好地认识和应对跨界水挑战。各国需要有能力来协商、解决争端，并且执行与它们水资源相关的协议。第二，必须有完善数据来建立对现有水资源和开发利用潜在收益和成本的共同认

识。潜在争端各方对利害关系应当有同样的理解。第三，必须投资于展现共同努力好处的联合项目，以此促进合作。最后和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政治意愿。政治领导人应把合作作为优先事项，制订明确目标，并且增强技术专家的能力，这符合秘书长今天发言所述内容。

在我们如何解决跨界水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不应时断时续。我们必须在我们取得的成功基础上再接再厉，使各国及其人民认识到，无论是跨领域还是跨边界，水务合作都开启新的增长机会，并且减少我们所有人的风险。主席先生，我再次感谢你组织本次重要辩论会。

刘结一先生（中国）：中方对日前在阿富汗和英国遭受恐怖袭击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希望伤者早日康复。中方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径。

中方赞赏玻利维亚倡议召开此次预防外交和跨界水问题部长级公开会。我欢迎莫拉莱斯总统主持本次会议，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的通报。

水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跨界水资源涉及相关水域国家或流域上下游国家的共同利益。加强跨界水资源合作有助于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我愿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加强跨界水资源开发和保护，通过合理利用水资源避免冲突。跨界水域国家应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高度，本着合作共赢精神，通过加强防灾减灾、提高农业效率等手段，综合施策，提高跨界水资源科学开发、合理调配、节约使用、高效利用，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使水资源共享成为合作共赢的纽带。

第二，流域国家加强对话协商是跨界水资源管理的有效途径。流域国家是跨界水问题的直接当事方，应着眼建立和完善协调机制，就跨界水问题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及时妥善处理争议。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应充分尊重当事国意愿，根据具体情况，

发挥建设性促进作用，帮助流域国家化解矛盾、积累共识，使跨界水资源成为地区合作的粘合剂。

第三，深化国际水资源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应继续加强国际跨界水资源合作安排，夯实跨界水资源合作的法律框架。应进一步支持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水资源问题高级别工作组、全球水与和平问题高级别小组等机制开展工作，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提高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水平，形成国际社会应对水问题合力。应高度重视非洲国家吃水难问题，支持非洲国家开展跨界水资源合作，帮助非洲国家兴修水利基础设施，切实造福非洲民众。应将保护水资源纳入建设和平框架，确保冲突后民众获得安全用水。

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继续推进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使跨界水成为合作之水、和平之水，为促进人类社会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与其他发言者一样，我首先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我们阿富汗和联合王国同事表示诚挚慰问，他们两国再次遭受了怯懦和无情恐怖袭击。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主席国玻利维亚召开今天的会议，讨论如此重要的一个议题。世界经济论坛的《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把水危机列为全球十大风险之一。报告把潜在的水危机与一系列环境风险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极端天气事件、气候变化减轻和适应失败以及移徙和冲突。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近10亿人可能面临粮食和饮水短缺。此外，目前世界人口中有90%生活在与其它国家共享河流、湖泊或含水层的国家之中。这些跨界水资源遭过度利用，容易遭受污染。所有这些都着重表明，跨界水合作对维护国家、区域和全球稳定来说至关重要。毫无疑问，与几千年前一样，许多国家和人民目前面临对水资源的激烈争夺。在需求巨大而又缺水的地区，这个问题或许会引起经济增长显著下降，导致有限水资源的不均衡分配，

降低生活水平，增加失业和人道主义需求。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导致强迫移徙，甚至引发武装冲突。

我们完全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前此类趋势显然需要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地方当局共同努力，以全面和整体的方式应对这一挑战，并减轻相关风险。

为取得这一成果，乌克兰主张在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以及转让负担得起的水技术和能源技术方面加强流域合作和国际伙伴关系。我们还赞同这样一种发展方式，即通过教育和相关研究活动获取技术知识和能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我们确信，在供应量减少和人口增长的情况下，能否在维护水安全领域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取得进展，还取决于适当管理对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为了尽量缩小淡水供需之间的差距，国际社会需要就资源管理和保护制定有效的安全和发展战略。

我们认为，建立有效的法律和政治框架对于防止冲突和促进在跨界水问题上的合作至关重要。在座的许多同事——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在发言中提到了这个领域区域合作的成功例子，这再自然不过。

作为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或《水公约》的缔约国，乌克兰支持和促进有关水和安全关系的知识和经验交流。

在这方面，还有必要指出，我国与其它13个国家和欧洲联盟一起，正在通过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为可持续和公平地管理多瑙河水资源积极开展工作。该组织已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活跃的具备流域管理专业知识的国际机构之一；这是区域水外交的一个范例。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参与解决中亚与水有关的环境和安全问题，这是预防性外交的有用工具。

我们坚信，必须把我们保护地球的愿望和意志转化为行动。为此，联合国会员国必须从宣布自己的愿望转向采取具体步骤，以便为今世后代确保我们所希望的未来。

里克罗夫特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安理会成员在本周末伦敦发生可怕的袭击事件之后在这里和其它地方表示慰问和支持。袭击实施者企图恐吓我们，分裂我们，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不会得逞。我们将携手击败他们，我们将需要安全理事会团结一致，积极采取行动打击这一可怕的祸害。

谈到今天下午的会议，我谨表示感谢秘书长的通报，而且我要与其他人一道赞赏你——莫拉莱斯总统阁下一一展现领导力，使安全理事会讨论跨界水资源安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过去不常在这个会议厅讨论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值得我们充分关注的问题。个中利害关系巨大：至少有四分之三的联合国会员国与另一国共享流域，而且有20多亿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流域中。

不幸的是，我们知道当水资源枯竭时会出现什么后果。在索马里，旱灾正在加剧严重的粮食短缺，这种情况有可能再次急剧演变成饥荒。从六年前在索马里发生的上次饥荒中得出的一个深刻教训是，饥荒不只与粮食有关，还与水有关。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缺水正在加剧人为的危机，我们在3月份访问时已亲眼目睹这一情形。随着冲突的继续，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者，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患上因不洁净的水和恶劣的卫生条件而蔓延的疾病。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而且我们已同意采取行动。我们都致力于通过全球目标促进水安全，改善人们获得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状况，并加强跨界水资源管理。

然而，2030年的前景脆弱。我们根本就没有步入正轨。联合国估计，到我们理当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时候，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需求量将超过

供应量40%。如果缺水达到如此地步，加上治理不善、人口增长、移民和气候变化，我们将面临未来全球冲突可能剧增的情形。因此，正如我的很多同事已指出的那样，各方明确呼吁开展预防性外交。在座的各位都可以发挥作用。

例如，在过去5年中，联合王国为南亚的水资源管理提供了3000万美元资金。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中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等国有10亿人严重依赖于仅仅三条河流，尽管面临用水需求和气候变化带来的类似问题，但这些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有限。正因为如此，我们支持对这些河流采取区域性办法，以便应对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共同挑战。我们正在与世界银行的“南亚水务倡议”合作，该倡议汇集了整个区域的不同学科以及技术和政治方面的经验，以便我们能共同努力确定和化解影响这些跨界水资源的挑战。

但是，要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的将不仅仅是双边或区域性行动。我们需要通过本机构及其它机构一道作出努力。召开本次会议是重要的一步，但必须使这种努力持续下去。我们无法通过一年开一次会来解决这个问题。

二十国集团也可以发挥作用，其方法包括激励水资源合作。这不只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全球水伙伴关系网络估计，水不安全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5000亿美元的损失。然而，我们每年对全球水管理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远未达到所需的1 980亿美元。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对机构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能改善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的水安全。建立有效的机构和提供更好的治理与建设基础设施一样至关重要。二十国集团可以开展外交努力，进行发展合作，以及利用私营部门、各国政府和社区的潜力促进对水安全的投资，从而发挥关键作用。

最后，我们如果想在2030年之前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就必须放宽视野。在世界各地，气候变化正在破坏水安全。在几乎所有的气候变化情景

中，世界最干旱的地区变得更加干燥，全球各地水患变得越来越常见。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那么我们是在战斗中自缚手脚。

《巴黎协定》提供了正确的全球框架，可藉以保护子孙后代的繁荣和安全，同时确保我们的公民和企业获得可负担和安全的能源。联合王国在确保达成《巴黎协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我要自豪地在这个会议厅重申，我们完全致力于该协定。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荣幸地在你召集的本次会议上发言。

首先，我谨向再次遭受卑鄙的恐怖袭击的阿富汗和联合王国的兄弟人民和政府表达乌拉圭人民和政府的声援。

主席先生，我也谨祝贺你召开今天的会议，并感谢你的发言。我们也感谢秘书长通报情况。

从历史上看，跨界水域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作为运输人员和货物的航行路线，或作为生产能源或开采自然资源、例如捕鱼的场所。然而，多少世纪以来把沿岸人们团结在一起的这些水域，有时却成为他们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水不属于被定义为全球公益品一类的资源，而是一种稀缺的自然资源，其管理可以在国际上引起政治敏感性。水压力是一个现实，它可能会继续恶化，并引起现有紧张局势的升级，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政策，将导致人们因共有的流域和含水层而产生敌对，而不是进行合作。为了解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只需指出目前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缺乏安全饮用水和足够的卫生设施。

各国政府应采取合作方法，和平地管理跨界水流。因此，乌拉圭坚信这种合作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把谈判作为确保达成和平利用这些水体的协议的工具。因此，我们是合法管理这些水体的各项经典条约的缔约国。

例如，我谨指出1851年10月12日乌拉圭与巴西之间的边界条约及其后继条约，其中为共有的河流和湖泊资源建立了中线、河流深泓线和共同所有权或流域制度。这些条约设立了管理河流和湖泊资源的两国委员会，如巴西-乌拉圭米林泻湖盆地和夸雷姆河联合开发委员会，以及最近的2010年《关于乌拉圭-巴西水道上的河流和湖泊运输协定》。

至于阿根廷共和国，通过1961年《乌拉圭河条约》和1973年《拉普拉塔河及其海洋锋线条约》，确定了两国之间的边界，颁布了有关海域的使用和管理的相应法规。这些法律文书是务实方法的结果，以便找到旨在充分解决我们各自利益的创新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导致建立了精确平衡和互惠让步的法律体系。在这两种情况下，边界以细致的细节为依据，根据所在河道部分和遵照河流流向，采用中线或河流深泓线制度的标准来划定岛屿，从而采用创新解决办法，把这些岛屿中的一些虽然实际上位于边界另一边的岛屿，置于一个或另一个缔约国的主权之下。

这些文书规定了各缔约方的专属管辖权和航道所在的共同使用水域，并规定了无限制的航行自由以及水道和捕鱼的特别规范，等等。这些条约的案文还规定设立有关河流的行政管理、监督和使用的两国机构，分别导致乌拉圭河行政委员会和拉普拉塔河行政委员会的成立。后者总部设在马丁·加西亚岛。该岛尽管靠近乌拉圭，但属于阿根廷管辖范围，是行政委员会的总部，并被宣布为保护和保存土著动植物的专属自然保护区。两个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决议，并且利用这一框架，始终能够达成协议，只有一个两国之间的争端是例外，它在提交国际法院之后已得到解决。

按照这些协议，对水道的水质和通航情况进行联合监测，并为每一方的商业活动和建造颁发许可证，同时考虑到保护水资源以作为河岸经济的命脉，并保护野生动物和当地物种的多样性。同样重要的是，要强调乌拉圭在2010年与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签署了《瓜拉尼含水层协定》，以促进含水

层的保护，为该地区提供环境保护，并确保多重、合理、可持续和公平地利用其水资源。

至于跨界水域，最好的预防性外交形式是注重加强管理水域的框架，通过双方的对话与合作，为管理和行政建立必要的体制框架。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们谨向联合王国和阿富汗表示声援。当然，联合王国知道，在这困难时期我们同它并肩站在一起。

主席先生，这确实是我向你表示衷心欢迎并感谢你主持今天重要会议的绝佳机会，并且我们感谢玻利维亚代表团组织这次会议。我们也感谢秘书长通报情况，像往常一样，他的通报非常有见识。

主席先生，正如你如此雄辩地强调指出的那样，水是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自然资源。不幸的是，由于人口增长、城市化、工业化和气候变化，预计水资源短缺将会恶化。因此，在面临水压力的时代，国家管理跨界水域的方式对实现和平、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

主席先生，正如你强调的那样，我们坚信，跨界河流和湖泊可以是，而且应该是，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真诚合作和伙伴关系的源泉。当然，在理论上肯定这一点比在实践中远为更加容易。后者需要克服在采用双赢的政治、心理和文化方式时所面临的障碍，以及其他类型的影响到发展符合实地现况的现实伙伴关系的障碍。

因此，不言而喻，以前述不良方法管理跨界水域将导致政治紧张和冲突。然而，这不是由更高的权力天然注定的；这不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合作是自然的，符合有关各方的利益，跨界河流帮助发展出来的人民之间的自然纽带有助于合作。但是，为了这样做本身就需要智慧、现实主义和对合作精神的承诺，容不得想要垄断跨界水资源的意图。

非洲殖民历史使这个问题更加重要。每当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对合作作为一个更重要主题的至

关重要性的坚定信念源自我们过去的经验。历史表明，水可以将潜在的冲突局势转变为合作与伙伴关系。只要各国接受公平合理地使用跨界资源，创造和建立双赢伙伴关系确实是有可能的。有了正确的政治意愿，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持续对话解决分歧，又有参与机制，那么跨界河流就能为和平、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创造有利条件，造福于所有沿岸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表明，尽管政治言论激烈，但没有一个国家专门为了水资源进行战争，而且合作例子多于冲突，各国谈判签署了数百个协议，生产了富有效率、功能良好的双边和区域机制。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们继续致力于并积极谋求双边和区域跨界水管理问题的合作道路。埃塞俄比亚坚信，利用包括尼罗河在内的跨界水作为区域合作共同发展的源泉。对于埃塞俄比亚来说，尼罗河流域是属于所有沿岸国家的天赋资源，这一资源应使我们增强友谊，增进了解。让我借此机会重申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承诺，继续进行区域对话，以真正和持久的承诺，实现共同繁荣，消除贫困。这也符合《2030年议程》，它发出强大、响亮的号召是不让任何人掉队。这就是为什么事实上这个议题最好由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处理。不管怎样，尼罗河流域倡议是我们区域内合作与伙伴关系的典范，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尼罗河的和谐利用。沿岸国就《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进行了近13年谈判，现在该《协议》由六个沿岸国签署，并由三个国家批准。我们真诚希望，一旦剩下的三个沿岸国批准了《协议》，就会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流域委员会。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的合作以及三个东部国家领导人签署《原则宣言》，是区域合作的另一表现，这一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毫无疑问，尼罗河上游和下游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以相互了解和尊重原则为基础的对话机制。我们认为应该允许这种双边和区域治理机制在本区域范围内发展和巩固。将这些问题国际化将无济于事；这样做只会使事情复杂化，使双边和区域层面的努力受损。《2030年议程》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历史性机遇，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清洁水。及时全面实施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防止冲突，确保人人享有包容性发展的最佳工具。在这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充分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6和其他水与与水有关的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是不可或缺的。埃塞俄比亚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了会员国今年根据大会关于2018-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的第71/222号决议开展的水对话，埃塞俄比亚是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正是这种以发展为导向的对话，以及对最脆弱国家提供足够和持续的财政、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可以为水资源短缺的世界带来具体的解决办法。采取这种办法，我们大家就可以预防冲突，促进持久和平与安全。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表示法国就伦敦和喀布尔遭受可怕袭击，向联合王国和阿富汗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声援。我要感谢莫拉莱斯总统出席今天的会议，感谢主席国玻利维亚就预防性外交和跨界水主题提出的有意义的倡议，并祝贺它提出了高质量的概念说明，该概念说明清楚地描述了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我还要感谢塞内加尔，它在2016年11月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水、和平与安全在安全理事会举行辩论（见S / PV.7818）。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塞内加尔提出的这一恰当倡议。

我仅提出我认为很重要的三个简短意见。首先，水是处于发展和人权核心的重要资源，但也涉及安全与维和。关于跨界水的辩论至关重要，由安理会处理这些问题，既紧迫，又合理。联合国在2010年一项妥协性决议中确认享受水和卫生设施是一项人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主席国玻利维亚所作的努力。许多人类活动依赖于水资源，同时全球对水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导致水资源压力增加。这些紧张局势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上升。世界银行估计，由于人口增长，从现在到2050年，农业所需用水预计将增加50%，能源生产所需用水将增加85%。水资源的压力在安全方面产生重大的后果。虽然环境因素很少是造成冲突的唯一原因，但

不可否认，获取和利用自然资源可能会导致暴力事件的爆发。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的资料，过去六十年来爆发的冲突，至少有40%与某些自然资源有关，例如黄金、矿物和石油，还有肥沃的土地和水。与分享水有关的冲突可以在当地消费者当中发生，也可以在国家间跨界层面出现。关于地表水或地下水，与跨界水有关的冲突频繁发生。这导致水资源管理不平等，特别是使最贫穷的人口受到打击。上游国家对下游国家施加巨大压力，往往强行实施自己的规则。这就成了一个严肃的司法问题。水是稳定和公平的真正因素。因此，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充分重视，在预期发生争端和解决争端时，不应忽视这一情况。水资源往往是造成分裂的根源，但它也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促成国家间开展合作与实现和平的一个要素。

第二，目前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国际工具，必然有助于防止水资源冲突。我想到的当然是应该指导我们这方面所有行动的两项主要多边公约：《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纽约公约》和《保护和利用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赫尔辛基公约》。在我看来，这两项公约是相辅相成的，并不相互冲突。

在某些方面，《赫尔辛基公约》比《纽约公约》更加雄心勃勃。它具有强制性，它涵盖地下水，并在保护环境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它还提供了对话和仲裁机制。如果同一河流、湖泊或蓄水层沿岸国之间发生紧张局势，它是促进水资源管理并平息纠纷的真正工具。我记得，自从2016年3月以来，该《公约》已经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放供签署。

这两项文书的原则基本上是相似的，本质上就是合理、公平使用越界水域的原则，以及承诺不对邻国造成重大伤害。这两份文书还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工具包、详细并经调整的建议，以及基于长期经验而总结出的良好做法。让我们学会使用这些工具、建议和良好做法。

我要对纽约文本和赫尔辛基文本补充一点建议。这两项公约规定了关键原则，但给有关各方留有很大的余地，不损害各国的主权。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冲突最好在本地或地区范围内得到解决。我们需要促进各流域治理机构，因为当地各方最能够评估其需要，讨论如何公平分享水资源，从而确保以和平方式可持续地获取资源。为此，我们必须促进对话，推荐适当的工具，并支持实地各方提出的合作方式，但绝不应该代替它们作出决定。

第三即最后一点涉及普遍性问题。气候变化加剧了大多数环境问题，使发展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水也不例外。由于全球变暖、人口爆炸和水需求增加等各种因素的总体影响，水资源日益匮乏，压力越来越大。获取资源的成本会不断上升，紧张局势会加剧。大约90%的自然灾害与水有关。由于气候变化，洪水、干旱、风暴等各种灾难会大幅增加。这些制约因素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条件；造成或促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如饥荒；并引起邻国间的冲突。因此，水问题与气候变化的挑战密切相关。因此，我认为，为了防止爆发与水有关的冲突，还必须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为此，必须实施《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最后，我要向秘书长表示敬意，他具有远见卓识，强调处理可持续发展、人权以及和平与安全时，必须采取统筹兼顾的做法。水的问题突出表明采取综合做法的具体必要性。我们必须预测与水有关的危机，加强对话，并着眼于长远，促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我们亟需保护水资源，确保我们和后代今后享有一个和平与可持续的环境。这是我们当代的关键问题之一，今后数年，这个问题会变得越加重要。法国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促进这方面的工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但我想借此机会再说几句。

今天有些与会者没有被称作兄弟姐妹，但我想告诉他们，我们都来自地球，都会回归地球。我们

都是地球母亲的子女，所以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没有人来自太阳或月亮；我们都来自地球。所以我要使用“兄弟”和“姐妹”的说法。如果有人对此感到不舒服，我表示歉意。

我还要说，我对有关合作与协作的各种说法感到惊讶。我出身卑微。有时候听到某些国家的发言时，我们感到不安全，但听到如此多有关合作和协作的话语，我觉得安理会是真心实意地关心维护世界和平、社会正义和安全。

每当发生政变时，就会产生不信任。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我们有责任捍卫民选的政府和总统。拉丁美洲政变次数最多的是玻利维亚。在武装部队控制我国时，一年之中有三位将军成为总统。我不想讨论我国的政治局势，但我觉得以此来结束今天的会议的确不错。

我对有关水问题的各种发言感到惊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开展合作，携手执行联合项目并作出投资，这对我们各国人民都有极大的助益。因此，我感谢所有发言者的重要发言。我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安理会聆听大家发表意见，我感受到我们在物质、经济、地理、意识形态和务实等各方面具有多样性。我们有权利互不相同，但我觉得，无论我们有何差异，我们都必须共同努力，为世界上被忽视的民众造福。

这是我作为一个出身卑微者的体验，我知道生活贫穷意味着什么。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一个多民族的美洲和一个多民族的地球。我们各不相同，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多样性中相互了解。对我和许多其他人来说，多样化的同义词是多民族性，我们都在其中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有益于社会。

下午5时20分散会。